

蘭西女子國

張林增
NO

鄧士民譯

新文化出版社發行

法蘭西女子傾國記

前言

現在可以公開了，這現代最奇祕，最悲慘的故事。

法蘭西的崩潰太出人意外，當時世界人士誰都有點不明白。「爲什麼希特勒還未大舉進攻，法蘭西便先自崩潰呢？」這成一個國際之謎。法國文學家戈連士最近在『自由週刊』發表了這一篇連載。

把法蘭西崩潰的幕後祕密揭出來，對這個謎，給人們一驚異的答案——原來法國的傾覆原因在於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本篇的女主角。夏蓮，波狄，法國總理保羅，萊諾的情婦。譯者因爲吾國人士，太多不能了解此謎，特譯之以爲研究國際時勢的人們，作參巧的資料。

876.578
401



3 0544 7048 3

1

目錄

前言

一	決定命運的一次電話	(一)
二	政治與女人	(四)
三	夏蓮波狄底身世	(八)
四	法國國會的米奇小鼠	(十一)
五	夏蓮波狄的婚姻	(十二)
六	一場奇病	(十六)
七	醋海狂瀾	(十九)
八	傾覆了法蘭西的女人	(廿三)
九	紅睡衣	(廿六)
十	女內閣總理	(廿九)

975303 975302

十一	退守的前夕	(廿二)
十二	一張字條	(卅五)
十三	單獨言和	(卅八)
十四	遷到波爾多去	(四二)
十五	悲劇的幕後	(四五)
十六	悲劇的收場	(四八)

法蘭西傾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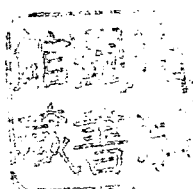
一 決定命運的一次電話

那時是黎明四時。

灰色的內閣總理官邸圍牆外，一個衛兵在靜寂的街沿慢步。一夕戰時的守衛又完了，他像一步步地計算着。

那是戰時，而抵抗的又是恐怖的惡敵。這，夏蓮。波狄知道比誰還清楚。她一早已醒來了，獨自個兒，坐在用金葉和古貴白瓷裝成的臥室裏。那座麻石和雲石築成的大廈內，她是最先醒來的一個。他睜開了她的大眼睛，好美麗的一雙眼睛啊！藍得像巴黎的天空，紫黑色瞳子像她底頭髮一樣。

戰爭？對啦——可是這場戰爭改變了巴黎的舒適生活很少很少。



用馬拖着的農人廐車子，還在通衢上走動，載滿了值錢的蔬菜，趕赴早市。不管色當與隆安的命運怎樣，馬奇諾陣線怎樣，夏蕩波狄底巴黎還有雜菜羹肉、鷄肝醬、蛤蜊，來供應華筵。

這個統治法蘭西，也傾覆了法蘭西的女人，那時斷不會憂慮那些蔬菜或鷄肝醬一類瑣屑的事情。夏蕩波狄底欲望——相知她的人都會這樣告訴你——是權力，給萊諾爭取更大的權力，經過了萊諾，這權力便是屬於她自己的了。

她知道她在法國政治上的潛力，比昔日法王路易十四的任何一個情婦的還大，最美麗的維里亞、曼甸安侯爵夫人和蒙脫斯賓侯爵夫人也不能及她。

可是，她還是不滿足。她也知道，倘若她打得她底牌準確，她會變成現代歐洲大陸上最有權威的女人。「我比國會中所有的代表更強，」她會向比拉塞夫人這樣自誇過。

在這清晨裏，她或許正在驕傲地想着，她不祇是內閣總理的

「靈魂」，更是一個法蘭西獨裁者的合法妻子吧（？）可是，不論她底醒時的夢是什麼，她總不能欣賞它太久；因為電話的鈴聲已經驚破她底好夢。她忙抓了電話筒，在昏黯裏聽到她底低沉的聲調說：

「是，他在這裏——自然不啦——可是他正在……我必要嗎？誰說我必要……噢！」

她連忙把白色鑲金的電話筒送到法國內閣總理底手上。

夏蓮波狄好像不耐煩，她把壁燈開亮了，從這淡薄的光線中，她看到這個易怒，好辯的小個子總理底面部的緊張表情。

「甘茂林！」保羅。萊諾把電話筒放下說。

「是，我知道啦。」夏蓮波狄答。

「他說敵人已經衝入隆安。」

「什麼？」

「對啦，兩師機械化部隊已向着巴黎前進！」

萊諾和夏蓮波狄一時默不作聲。這個給她自己奪得萊諾，給萊

諾奪得法蘭西的女人，當然不會讓情勢屈服了她。她在憂慮着。憂慮着什麼？法蘭西的光榮嗎？或許是的。可是重要的還有她底事業，她底珠寶，她底財富，她底保羅萊諾，——經過不少困難才奪得的萊諾。

『速幹是成功的秘法。』萊諾曾經這樣說過。

可是，他雖然是一個實幹的人，構思敏捷他遠不及夏蓮波狄。他要向她求慰藉與決策。法國政府老早已經好像駝鳥般，把頭兒藏在馬奇諾陣線後的沙裏，現在應該怎樣呢？萊諾一時實不知所措。但，夏蓮波狄倒比他先想出辦法；爲着保存她艱苦爭取得來的所有——事業、珠寶、財富和愛人——她主張祇有退出巴黎，把政府遷到波爾多去。

二 政治與女人

從萊諾就任外交部長時起，夏蓮波狄便被認爲一個『失敗主義

者」。當時很多人說她是直接接受了納粹黨收買，可是我不同意這一說。我以為她所作所爲，受虛榮與野心的驅使比金錢還大。

她底恐德病，老早就流露於談話間，她常常說：「我自問法國實在沒有辦法可以抵抗德國。」思想上她又是個顯明反英分子，據說在某一次的外交宴席上，他曾說過，「他們（指英國人）要我們去死，所有我們，所有我們法蘭西人。」

驚恐也是做成她底失敗主義的因素。當接到甘茂林將軍底電話那天早上萊諾才跑往辦公室和僚屬商議去，夏蓮波狄便馬上分頭打電話向她底友好報告危急的消息。她好像害了神經病，帶着顫動的聲調說：「除了出走之外，就沒有希望了！」她底思想自然影響了萊諾。

自從那天以後，夏蓮波狄時時刻刻都在打算出走，她催促着萊諾，直至他們駕車出走在波爾多附近遇事，夏蓮波狄重傷身死，萊諾也受了傷，這逃亡的運動才告終結。

在法國政治舞台上，有勢力的女人常常不是一個閣員，總理或部長的妻。這不單祇萊諾與夏蓮波狄來說，這要涉及所有高級官吏。這個問題太大了，它竟然注定了「一個國家的悲慘的命運」。

像夏蓮波狄的女人——政治要人的「女朋友」、「靈魂」、「伴侶」之類——在不可記憶的年代，已經往往是法國的統治者，因為一個法國政治家的權勢，常常經過他們底女友而得。法國名作家福爾，勞曼說過，法國的政治家是把政治與私人享樂混在一起的，因此，像夏蓮波狄一般的女人得在這禍亂當中，操縱了國家大計。

萊諾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政要也是這樣的。就說法前總理達拉第吧，他底「女朋友」古洛素侯爵夫人，和夏蓮波狄一樣地具有很大的政治潛力。據說：一次當人們在評論達拉第的用人行政時，萊諾曾憤然說：「這不是他的選擇，却是她的選擇呵。」「她」是指古洛素侯爵夫人。

古洛素侯爵夫人是夏蓮波狄的唯一政敵，她們兩人的明爭暗鬥

，正是法國政爭的內幕主要緣故。

在某幾方面來說，古洛素侯爵夫人比夏蓮波狄健全一點，她是一個擅長宴客的人。可是長期間弄下去，她底宴客的嗜好，對達拉弟和法威成^威成一悲慘的事，正像夏蓮波狄的受作政治妄動，影響了萊諾與法國一樣。

因為古洛素侯爵夫人的不時宴客，養成了達拉弟愛喝一種叫做「披脫特」的酒，謠傳達拉弟政府時代，早上他聲言謹守條約，下午忽然宣佈明與協定，原因是他在午膳時，喝了過量的披脫特酒，上午他嚴重地宣言決守對捷克的條約義務，下午他又好像沒有這樣的勇氣。

萊諾當然也會指責達拉弟，可是他自已却也不能逃過這「美人關」。他底個性，行徑，在外表看來雖然和達拉弟是兩樣，可是，悲慘的遭遇又和達拉弟相同。

他底僚屬對人說過：「你們不知道一個終日工作辛勞的人，是

怎樣要求一夕的平靜。」

三 夏蓮波狄底身世

當萊諾初次認識她時，她底名字是夏蓮。利布菲爾。她是馬賽一個富有的建築商人底女兒。她底父母是一個典型的小城市中產階級人物。夏蓮自小便在這個特別保守的家庭中長成。到十四歲，他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還要女監護人陪伴着。

一九一四年，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夏蓮堅決要到傷兵醫院當看護。幾經爭論，她底父親才只准許她白天到醫院去，女監護人還要跟隨着她，一步也不離左右。沒有一次她會沒有人陪伴，到過貯藥料繃帶的房子去。

可是，夏蓮已經是十四歲，她已經達到法國人所謂「春心動矣」。一天她便和一個青年男子，從醫院逃走出去。她底父母及時不見她回家，馬上報告警察，分頭找尋。在她倆離境之前，警察已經把

她備截獲。「她還太年輕吧，」警察把她送回她底父母那裏去。

夏蓮底父母爲着平靜女兒的心境起見，便離開馬賽的田莊，帶她到巴黎去，卜居巴黎華貴的住宅區。

在巴黎，年青貌美的夏蓮，不久便在社交場合大露頭角。除了美貌之外，夏蓮底雍容的舉止，雅麗的談吐，更傾倒不知多少人。

她家資這樣富有，打扮自然十分講究，直至近年，她從不肯跟隨時裝，她却要獨創一格。她很歡喜明朗的色彩，像磚紅及陽光般黃，都是她底心愛的色澤。晚上參加舞會，她又很聰明，採用藍色的衣服來諧合她底大而晶亮的眼睛。珠光寶氣，光怪陸離的飾物，羨煞不少巴黎貴婦。她底帽子更加別緻，我不知怎樣描寫她，大概是像巴黎鐵塔，堆滿了美麗的鮮花和菓子吧。帽子之前，她很歡喜襯上一片淡色的面網，把她底面孔更映得美麗。

在時髦的巴黎貴婦羣中，誰都以邀得這年輕的妙人兒參加宴會爲榮。一個下午茶席上，有了她來勸茶，便特別歡暢。

結果，夏蓮有了特別的好機會，週旋於富貴的大人物之間。大概有了年紀的貴婦們以爲她太年輕了，縱然讓她們的丈夫和她接近，這也斷不會成一嚴重的問題。可是，倘若她們真是這麼想，她們便鑄成永遠的大錯。她們又怎想到，這年輕的女孩子，會占有她們底丈夫？不是後來有了萊諾夫人底遭遇，她們總不會想到啣。

萊諾夫人是法國著名刑事律師夏利。羅拔的女兒，她在一次大戰前便和萊諾結婚，在她底父親家裏時，她已經和達官貴婦們混熟和萊諾結了婚之後，交遊更廣闊。

萊諾夫人也是個美麗的女人，可是，她底美麗和嬌媚與夏蓮波狄是兩樣。她有點男子氣概，不像夏蓮波狄溫柔迷人。她和萊諾不能說很和洽。

她和一般的巴黎貴婦一樣，把夏蓮看作一個女孩子，她邀夏蓮到她底家裏住，她勸萊諾接近，不想禍根從此種下來。

四 「法國國會的米奇小鼠」

身子矮小，外表整潔，態度自負的保羅。萊諾，看來像一頭好鬥的小公雞，他底勇氣比他底身材大得多。有了這樣的狀貌，人們給他一個很巧妙的渾號；叫他做「法國國會的米奇小鼠」。這個渾號對他種種的看法也很貼切，在外表上他底尖小，有縐文的面龐，向上的小鼻子，凸出的雙頰，彎斜的眉和細小閃動的眼睛都有點像米奇小鼠。在行專上，他底政治手腕的靈敏，也像米奇小鼠一樣活躍。

他是一個傑出的投機家，他底「騎牆」手腕，保持了他底地位，在法國政界裏，無論那一黨執政，戰略上倒把萊諾拉進去。公允地說句，沒有人像他一般努力，首先去避免戰爭，跟着却準備戰爭。準備戰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達拉弟、龐萊一輩子是沒有辦法弄得來的，可是萊諾仗着他底聲望，在財長任內，居然獲得通過了

徵收戰爭準備稅的提案。可是，事實上，法國人民受過上次大戰和不景氣的打擊，原氣還未完全恢復，對於這種稅項，多繳納不來，萊諾寧前不能認清這一點，在一個政治家的身分，實是他底弱點。

萊諾不祇是準備戰爭，他還是準備另一方面戰爭，這是政治上的，敵人就是達拉第。這在法國最黑暗的日子，把握着國家命脈的兩巨頭的爭鬥，非常尖銳。情勢上又來得很奇怪：達拉第不能保持權勢，倘若他不拉萊諾入他底內閣；萊諾也不能沒有達拉第。可是他兩人從不能和好。「他們的女朋友也不能啊！」人們更這樣說。

萊諾和夏蓮波狄的遇合是偶然的，把他們的撮合可說是國際聯盟會。

在歐洲風雲未變的日子，每年九月間，日內瓦國際聯盟會的開幕禮，是各國達官貴人們底隆重熱鬧的社交集會。法國的政要誰都帶了妻子參加這盛典。上文說過萊諾和他夫人是不和洽的，他倆已

經不常常聚一起，可是對於這盛會他倆也雙雙蒞臨。

是在一個這樣的盛會裏，萊諾夫人介紹了夏蓮波狄和萊諾認識。

後來萊諾在巴黎的沙龍道逢這小女朋友，她底嬌小，美麗，給他一個更深的印象。萊諾夫人和夏蓮的感情也一天天增進，她請她到家裏居住，這自然得了萊諾的同意。據說，萊諾和他底夫人，這對不和洽的配偶，自從三人合在一起之後，便和洽起來。

巴黎人的閒話，不會這樣便停止，他們有更多的報告，說萊諾黃昏後常常和夏蓮波狄出現於時髦的地方，有時萊諾夫人也在一起，這種地方，巴黎人給他一個很俏皮的名稱，他們叫她做「女們不穿多衣服的房子」。

五 夏蓮波狄的婚姻

關於夏蓮和萊諾的謠言正熾當中，夏蓮忽然對她底朋友們宣佈

準備結婚。她底動機何在？這人言人殊，較明顯的原因大概是這樣——

在法國，一個獨身的女子是被認為異常的。法國女人結婚很早，老處女是一件可恥的事。在歐美別的國家，像夏蓮般年紀自然不算老，可是在法國她已經超過獨身年紀的最高峯。所以，當她須要結婚的訊息傳出時，沒有人覺得驚奇，除了萊諾一家人之外。

夏蓮開始在聖芝爾曼區的華貴沙龍活動，一天她在龐納道爾夫人的大廈裏，遇了一個頗美貌的男子，波狄伯爵。他是一個高孩子，黃髮，碧眼，白膚的壯漢，畧帶肥胖，有一點近視。他底落落大方，和煦易與的態度，很有吸力。在各點看來，他恰是萊諾的相對。萊諾不止膚色黝黑，暴躁易怒，而且性情乖戾，比波狄伯爵頹廢。對於夏蓮，她和波狄伯爵適合極了，她既富有「溶解力」，又美麗。波狄伯爵一見便鍾情。瘋狂似的向她追求。

波狄伯爵的溫柔，和他底爵位門閥，都足以打動夏蓮，這樣她

便和他結了婚。成爲夏蓮波狄伯爵夫人。她底溫和的父親更和他合了股做生意。

這對快樂的夫妻，在魯，軒尼堅，築了一所陳設華貴的新家庭，而萊諾不久便亦成爲他們常到的不速之客。

那時，據接近萊諾和波狄兩家的人說，夏蓮波狄有一種怪癖，她歡喜穿軟木底的鞋子，不論作什麼裝束。這種木底鞋子有很妙的用途。當她和萊諾同行時，她穿了較厚底的，可以把她底身材加高了；當她和波狄伯爵同行時，她又是穿薄底的，來減少高度。巴黎的沙龍的侍役們，祇看她底鞋底的厚薄，便可以斷定她是和丈夫或情郎來。

夏蓮雖宣佈過此後將捐棄一切，可是她底木底的鞋底一天地增高了。波狄伯爵的名字也續漸遭人遺忘！

她獨自租了波爾夫人的樓上來居住。這房子在離凱旋門不遠的福熙里內。

波狄伯爵和夏蓮的婚姻情形，在他（她）同一階級的社會裏，是常見的。或許好像一般的巴黎花花公子一樣，波狄伯爵是故意這樣幹；娶了一個像夏蓮般富有的妻，他便糊糊塗塗地，讓巴黎的生活自然地轉動。自己不管妻，妻也不要管自己，各適其適。

波爾夫人是著名的波爾醫生的妻。她底丈夫辦的醫院，顧客大都是法國的政要，因此她有着很好的機會和政界中人結交。她底沙龍早已成爲學者，藝術家，政治家和財政家們集中之所。可是自夏蓮波狄搬到樓上住之後，政治家和財政家們集中之所也「搬到樓上」去。

六 一場奇病

萊諾那時，一九三五年，是反對賴伐爾底親法西斯外交政策的領袖，在國人眼光中是很受注意的人物。因此夏蓮對他極力想操縱。當她正向着她後來所獲的政治潛力的途徑邁進中，忽然害了大病。

這場大病不特影響了她底顏容，同時更改變了她以後的生活。這是什麼病？從來公開說過。

倘若你懷疑那時萊諾對夏蓮的纏愛，祇看萊諾對她底病的關心，便可以得到正面的解答。

醫生，專家相其薄名的都被萊諾邀請到巴黎來看夏蓮。可是沒有效果！法國的醫生失敗了。瑞士的醫生失敗了。德國的醫生失敗了。最後有一個維也納的醫學家，給她一點可治的希望，但是他要她到維也納去就醫。就醫的六個月期內。要由他監護。

夏蓮是不想去的，她小願離開萊諾。她對這小個子的關心，和關心她自己底病一樣，可是萊諾極力勸她去。對於他，她的健康比他底事業還重要。

當夏蓮到維也納時，萊諾每星期都到維也納一次，和她相聚幾小時。火車的行程是不短的，可是，雖然要在火車廂內，度此長夜，萊諾毫不以為苦。最後，一九三六年，她便得獲痊愈。回巴黎

去。

病後的夏蓮，外表改變了，她底韻芳變了瘳，活潑的姿態變了膽怯，情緒常常露有點緊張。可是，她底思想運用好像給長期的痛苦磨得銳利。她對萊諾的野心來得更顯露，她不久便把他和他底有自由思想的朋友隔絕，把他束縛在極右派的勢力範圍內。她和他底的朋友間也改變了態度，尤其是對於那快樂無憂的古洛素侯爵夫人。

她底計劃和努力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間便得到成功，萊諾受命爲財政部長，這職位是被視作內閣中第二重要的，可是，夏蓮以爲這不過是她底事業的開始，她底鬥爭還要展開。

當她搬入官邸的第一天，她集合了一般朋友，對他們說：

「保羅·萊諾底名）要做內閣閣員的。你們必定要助他成爲一個偉大的人物，因爲這樣，在報紙上，在午宴上，在晚宴上，你們都得盡量推許他。不必擔心當他做了之後怎麼樣幹。倘若你們要他將

來主理法國的外交，現在你們必定要幫助他。」

她出現於各公巨卿們的沙龍上，隨時呼出倘若達拉弟繼續在位，國家必定失敗，祇有萊諾才能挽救法蘭西的論調。「萊諾會在三星期之內做了內閣總理。」她預言。

她是有她底計劃的，萊諾的財長任內還未弄得就緒，新的委任又下，他被調任外交部長。

夏蓮，自然很得萊諾寵愛，她在法國政治舞台的潛力，一天天的澎漲，貴婦們對她也艷羨不止，當然也有很多是妬忌的。夏蓮對她底處境，在誇耀之下，還得提心吊膽，她覺得敵人巳環佈週圍，她底鬥爭已經展開，她底情緒時時刻刻是在緊張的。

七 醋海狂瀾

當疾病把夏蓮波狄和萊諾隔分時，這不是她唯一的痛苦。令她感到更大不安的還有萊諾夫人。

萊諾夫人對夏蓮波狄本來沒有什麼不滿的。就事實來說，夏蓮波狄得利萊諾及他底家人們接迎，完全由萊諾夫人做成，雖然夏蓮波狄和萊諾日形接近，萊諾夫人也沒有表示過反對。他們三人常常一起出覓娛樂場所，好像『一家人』一樣。祇是後來萊諾露出有意和夏蓮波狄結婚時，萊諾夫人才對這年輕的女人憤恨。

法國女人對丈夫的外遇多能容忍的。祇有他要和她結婚是例外。

萊諾夫人的脾氣發作起來相當可怕。她開始憎恨夏蓮波狄入骨。她不時見面時將她辱罵，還不時打電話來罵她。每天最少有幾次。每次都提到初時夏蓮波狄和她底丈夫及她的私生活起來便破口大罵，用盡了一切刻毒的句子，罵得夏蓮波狄體無完膚。日久把這電話罵視作一種玩意，每天一有閒暇便打電話到夏蓮波狄那裏去，有時遇着接聽的是夏蓮波狄底父母，萊諾夫人也一樣地痛罵，累得兩

位老人非常難過。

夏蓮敵不過萊諾夫人底威風，有時也隱忍，閃避一下。可是當萊諾做了政府的領袖，內閣總理時，她立即設法，加速他底離婚實現。

法國的法律是這樣的，夫妻分居三年，便自動離婚，除了把這法律條文的「三」字改爲「二」字外，再沒有更好的法子。萊諾和他底夫人不同居已經近二年，祇有把法律一改，困難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可是怎樣去改變離婚法呢？在一般人這是很難，或絕無可能的事，但在潛力雄厚，在法國政治舞台幕後活躍非常的夏蓮波狄，幹來實不費吹灰之力。

她跑到司法部長喬治·龐納那裏去，請求他運用戰時緊急法令賦予他底特權，將離婚法上夫婦分居三年，便算自動離異，那一條的「三年」改爲「二年」。她給龐納什麼作酬報，除了龐納自己之外，

沒有人知道，可是她得到如願以償，她常常也得如願以償的，幾星期後，她將得償她幾年來的大願——她要成爲萊諾的夫人。

她全不知道，出於她意外的事會發生！

在夏蓮波狄能夠和萊諾舉行婚禮，表示勝利之前，戰爭的末期已經來臨，她要及早奪得萊諾底心志，使他停戰投降。

夏蓮波狄的進展異常迅速。她有一秘密的電器，直接通到萊諾底辦公桌上，她小時和萊諾通話，倘若她提出一個問題未得萊諾答允，她從不肯截線，弄得許多部長和外交使節來謁見萊諾時，終日呆等着。

倘若萊諾在電話上遲一點，她會馬上丟了電話，跑到外交部去推開衛兵當着萊諾底賓客與僚屬大事咆哮。

最後她得到在萊諾的辦公廳旁特闢一室，終日和萊諾相見。更進一步她搬到萊諾官邸去住，公然同居，雖然那時萊諾遠未和他底夫人正式離婚。這樣夏蓮波狄日夕與萊諾相共。盡力壓迫萊諾向希

特勒投降，所以有人說法國真正的戰爭不在法崙運戰場上，却在巴黎萊諾官邸，淡黯燈光下的私室內。真正的軍事統帥不是甘茂林，不是魏剛，却是夏蓮波狄。

八 傾覆了法蘭西的女人

夏蓮波狄搬進萊諾辦公室的隔隣後，第一步驟是清除外交部內會反對她向納粹侵略者投降的政策的人。

相連的辦公室內，一邊萊諾和閣員，部長在商議保衛法蘭西的大計，另一邊夏蓮波狄和她底私黨在商議人事的更動，兩者都具有同等重要性。

夏蓮波狄有力量的一拳，首先打倒萊諾多年來的政治顧問加斯東，保爾斯基身上。保爾斯基不祇負責酌量萊諾一切政治主張，同時還要給萊諾起草演說辭。自保爾斯基被免任後，萊諾底演說辭便不再像從前那般得體動人，後來他做了內總閣理，也未發過一篇較

有力的演說。

保爾斯基的去職。在萊諾政治生命上，簡直失掉了他底靈魂。萊諾底政治戰略是貧乏的，這是很多人也知道的事。沒有保爾斯基，讓他獨自一人去幹，他老是幹錯，或把對的在錯的時間幹。倘若保爾斯基輔助他，萊諾組閣時，必定會得到國會較多數的信任，斷不會像他當時一般，祇差一票便要遭國會不信任啊！但是，保爾斯基是個反對夏蓮波狄的人。他更反對她底政治主張，所以他要離去。

「保羅，你不把保爾斯基趕跑。」夏蓮波狄對萊諾說，「我們底愛情便不能長久；因為我知道保爾斯基這傢伙，兩年來，每天都對你說過，『倘若你和夏蓮波狄結婚，你破壞你自己底事業。』」

萊諾是知道保爾斯基的才幹，知道他對於自己的重要的；他本想對夏蓮敷衍一下，可是結果，他敵不過夏蓮。

保爾斯基被免職的反響太大了。夏蓮波狄抵受不了各方的責難，便移禍過達拉第，和她底老敵人古洛素侯爵夫人身上。她說，

「保爾斯基的免職，不關我事。這是達拉第要求的，因為保爾斯基曾資助社會主義者的『人民報』。」

夏蓮的舉動，很多人說是任性，輕妄，也有人說她是有計劃的破壞，這沒有明顯的證據，而她對於萊諾私人情誼上又很忠心體貼入微，就事實來說，倒是因為她的無限的虛榮野心，想把萊諾做成法蘭西第一號的大人物。她自己成爲法蘭西第一婦人吧（？）可是單論因爲什麼，她已經是一個傾覆了法蘭西的女人！

爲着操縱整個萊諾政權，夏蓮波狄要換一切和她沒有關係或反對她的人。保爾斯基之後，跟着的，便是外交部的祕書長阿勒·里加。里加是故法名外交家白里安的老朋友和顧問。他任職外交部祕書長已經多年，可說是個『永久的外交部長』，雖然不會有這樣的官銜。他對於法國外交政策的錯綜有深切的認識，熟練的處理手腕，因此外交部長累次更換。里加還得保持位置。而法國外交部長雖累次更換，仍不致令到法國外交政策基本改變，或鬧出大亂者，也

因爲里加在位。

夏蓮波狄攻擊里加的緣因是兩方面的，第一她知道里加是個反德最烈的人，這樣政治上是她底最大的障礙。第二里加不是個右傾的人，而夏蓮波狄正要取得右派人物的援助。據最近夏蓮和萊諾的人說，夏蓮不斷地促萊諾去里加的職。

『你想不到吧？你會得更多的朋友，倘若你把里加免職。』夏常常這樣對萊諾說，『里加底敵人太多！』同時，我要求你免里加職，因爲他太左傾，你應該用現任駐梵諦岡教庭的法大使查爾士。

斯代替他，勒斯在巴黎社會上地位很好。』

夏蓮的說話是不實的，誰也知道，倘若萊諾免了里加職，徒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萊諾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對里加的免職比保爾斯基更遲疑，可是，結果，一天早上，里加接到了免職的命令。

九 紅睡衣

夏蓮波狄的勢力更伸張到巴黎以外的外交使節去，在她底末日來臨之前，她正打算對付法駐英大使館祕書馬加烈父子，後來因為夏蓮打算出走，馬加烈父子不受影響。馬加烈本來是萊諾的老朋友，因為對萊諾的措施，曾忠言揮擊，所以夏蓮不高興。

免職不是夏蓮忙着去任的事。要的還在換人，她要任用 班帶同她的私黨，把萊諾包圍，打探一切動靜向她報告，受他指揮。

後來，夏蓮對這間接操縱萊諾的辦法還嫌不夠；她親自出馬，索性跑到萊諾的辦公室內「聽政」。外國大使們，常常見到夏蓮在教唆萊諾怎樣處理國政。當她說話時，態度很激昂，她伸張了雙手，瘦小的身軀也擺動着。有人來謁萊諾時，她從不避席，她坐着，一樣地談話，所以各國的大使、公使、特使或法國的閣員部長們都艱難找得一個機會和萊諾單獨談話。

萊諾繼達拉第任內閣總理之後，夏蓮一樣地寸步不離他左右。她和閣員們混得很熟，常常向他們提出她底出走與投降的政策，誘

惑他們贊同。一天，當她見了外交部的書記焚燒了檔案副本，準備隨時立即撤退時，她譏諷軍械供應部長說，「可是，倘若德軍真的來到巴黎，我不願跑。我願執起一桿槍，像個士兵般戰死。」

德軍那時——去年五月間——不會到巴黎來。他們北向，準備攻英倫海峽。首都巴黎的生活又回復平日一樣紙醉金迷。萊諾便找着這機會，到前線去視察。不願戰爭的夏蓮自然不會和他一起去；這幾日間，萊諾完全脫離了夏蓮的勢力範圍。

可是夏蓮不會讓萊諾去了便了。她留在巴黎，更加活躍。他像以內閣總理夫人自居似的，天天早晨便召見閣員和高級軍官，氣焰好不可怕。

她召見閣員和高級軍官的地點是內閣總理官邸的私室。那裏夏蓮發號施令，指示天應幹的公事，活像一個內閣總理。倘若一個閣員或高級軍官不滿她意底措施，不出席她這種非法的召見，她馬上命令催促，傳見，好像一個國王一樣嚴厲。

夏蓮召見閣員和高級軍官的時間是早晨九時，在這時間，她喜歡穿的衣服是睡衣——其實無論何時，她喜歡穿的都是睡衣，可惜不是隨時可以讓她這樣穿。紅色是她心愛的顏色，這樣，在閣員和高級軍官們之前，夏蓮常常穿着紅睡衣出現。在法國崩潰前的數星期，法國一切政令就由這紅睡衣內的嬌小人兒發出。紅睡衣啊！這可說是現代法蘭西曆史上，一個悲痛的徵象啊！

十 女內閣總理

當萊諾巡視前線去，夏蓮波狄自行代為處理國政時，人都們叫她做女內閣總理。這是對的，尤其是當她召見閣員和高級軍官時，那種權威的儀態。

夏蓮波狄比着任何近代政治幕後的女人，更會施用權能，她底手腕來得更老練。

當她召見閣員和高級軍官時，她不施脂粉，不加什麼人工修飾

，特別顯出她底天然的美。夏蓮波狄固然是個美麗的女人，這美麗不是古典的說法，却是指她那種媚態動人。當她十八歲，初和萊諾相見時，固然勾魂奪魄，現在四十歲了，風韻仍然不減當年。雖然疾病令到她帶點瘦損，憔悴。她底野心使她說話時流露着一種可怕的嚴厲態度。

不同萊諾，她運用着刀鋒一樣銳利的心志去統治一切

她不再向任何人隱諱她底相信法蘭西應當單獨言和。萊諾政府曾嚴重地應允英國說法國不會單獨求和的，可是夏蓮波狄不理會這一點。當時政府中忠貞之士，像陸軍副部長高爾將軍，內政部長曼道爾等對於這甘作失敗主義者們很不滿。他們擔心着，她必定會把法蘭西弄糟。他們知道萊諾對於小小事也不敢拒絕她的，不難就會接納她底投降主張。他們認定萊諾是不足靠的。

決定放棄巴黎的時間已經快到。魏剛將軍，這始終是個失敗主義者，正從登肯回來，他帶回一派軍事悲觀的論調，對人說法軍實

在沒辦法作戰。他說入萬輛德國坦克車已向巴黎開來，法軍只有潰退。

萊諾，本來是個國家觀念很強的人，聆聽之下，他底愛國天良發現，大大感動，興奮地同情主張重整陣線，與敵人作殊死戰。可是，夏蓮波狄把他絆着，她一寸一寸地向這主戰政策進攻，他不特向每一個主戰的閣員進攻，她還向萊諾進攻，當他倆退居總理官邸的私室時候

夏蓮主張撤退的原因，除了政治上她底投降論之外，還有她自己和她所有的安全問題。人們——主要的當然是萊諾——送給她不少珠寶，當她奢侈地佩用時，人民正喘息於重稅負擔之下，軍士正犧牲於無準備之中。她自知，倘若巴黎陷入危急之際，暴徒們自然不會放過她，別的人說不定也會向她算帳，所以她終日急急於撤退。

這種恐懼一天天地增加，她急不及待撤退了，她便準備和鐳錠八居禮夫人底女兒伊華。居禮乘飛機往美國去。

十一 退守的前夕

伊華。居禮小姐給她底發明鑼錠的母親居禮夫人寫過一本傳記。這本書在美國很暢銷，美國人對居禮小姐也很看重。她和萊諾及她底家人是很熟識的，她對萊諾頗有好感，現在她正給萊諾寫一本書。

居禮小姐對於夏蓮波狄也很要好。因為萊諾的請求，她曾陪伴過夏蓮，當萊諾出巡前線的時候。

當六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半，她接到夏蓮的電話，告訴她德軍經開到隆安時，她並不大驚異，因為她早從夏蓮和萊諾那裏，聽過危急的消息。跟着萊諾也用電話請她到總理官邸去。

在官邸的客廳裏，萊諾和夏蓮穿着睡衣接見居禮小姐。他告訴她準備派夏蓮到美國去，向羅斯福總統籲請援助。他請求居禮小姐陪伴她同行，他說立刻由政府派潛艇給她們乘座。

夏蓮主張要求美國供給法國飛機，坦克車甚至軍隊，她知道美國是不會應允的，可是她故意這樣說。

居禮小姐深懂美國民情，更知道美國人們對法國這種「情婦」的觀感是怎樣的。這樣她自然毫不遲疑地拒絕和夏蓮到美國去，幹這種冒險的使命。她對萊諾說，法國的駐美大使已經對美總統詳細地說明了一切，而他——萊諾——給美總統呼籲供應大隊飛機於法國的通電，也更足表明法國的願望。現在實不必多此一舉，再派她們去美國。

夏蓮聽了居禮小姐這樣說當然大失所望，她不是想得美國的援助來打擊德國，不過她初時以為倘若能夠到美國去，求得羅斯福總統的幫助，可以增加她和萊諾的聲望，後來可以藉此壓倒主戰的人物，號召羣衆，進行對德言和。

同時她有兩個孩子——一個九歲大的男孩子，一個八歲大的女孩子——早已送往美國避難，她很想藉這機會到美國去，看看他們

。可是任她怎樣說，居禮小姐都不答應，夏蓮到美國去的願望始終不能實現。

這期間，法國的軍事情勢一天天地惡化。精神的渙散，從最高當局漸波及一般民衆，名戲劇家傑馬薛。莫甘所謂「畏怯，短視，先個人利益而後國家大事的人」底所作所爲，漸成「路人皆見」的事實。尤其是青年們，準備隨時爲國犧牲的，對此更加不滿，更加沮喪。

明與協定成立後，一個青年的士兵大聲疾呼說「我們給一個像兔子般膽小的人領導了」。現在，雖然作戰了，可是領導的人沒有兩樣。萊諾唯蓮夏波狄是從，最高統帥魏剛將軍又是個同情法西斯蒂的，他實在沒有作戰的決心，因爲他以為戰爭會令到波爾多的富人們損失，而那些富人們都是他底朋友「當他從丹克回來時，他已經公然發出一紙悲觀論調，對軍事表示無望，現在更加衰頹地表現他底失敗主義者的身分，說國事已不可爲。萊諾雖然初時是同情不

屈服的分子，主張重整陣線，與德軍決戰的；可是失敗主義者們的秩序已經配定，在外有魏剛，在內有夏蓮波狄，萊諾便終給他們牽動。準備屈服。

自從那天早上，接過甘茂林將軍的電話後，夏蓮波狄便主張放棄巴黎，以後她幾乎天天都在重提她底主張。萊諾政府既然準備屈服，巴黎的退守便決定了。

十二 一張字條

他們決定退出巴黎了。當夜有一列特備的火車，準備載政府人員和眷屬到都爾去。可是，在黎明來臨之前，夏蓮波狄忽然以為乘坐火車不大安全，她要坐汽車前去。這樣幾十輛汽車便把他們載離他們曾發誓保衛的美麗的巴黎！

到了都爾夏蓮和萊諾住在市區附近的一座古堡裏。可是他們的時光大部花在市政府公署內，那裏閣員、部長和軍事大員們在商議

進行單獨與德國言和，夏蓮波狄瘋狂似地，一早便出現會議廳上，她整日留在那裏，高談雄辯，宣傳她底單獨言和，立刻投降的論理。她要說服每一個人。

她底志同道合的同伴是外交部祕書長保羅，波道恩。他得任外長完全由夏蓮強迫萊諾加委的。他原本是個銀行家，他主張早投降，動機在保存他們在自己國內和在極權國內的財產。他對法西斯的同情不讓魏剛將軍。因為這樣後來納粹統治下的維希政府成立，他便被委爲外交部長。

每當夏蓮出現市政府公署時，次要的法政府官員立刻把她包圍，問長問短，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不在高級官員手上，即將決定於她底手裏。單獨不聽她底談話的人，是那個高個子，頭腦冷靜的高爾將軍。

夏蓮不斷預言德國的勝利，大聲疾呼立即停戰。她知道她，沒有奪得全體官員的信心，她知道鬥爭還要展開下去。在她這焦慮的

頂點當中，忽然一架巨型的英國軍用機，飛抵都爾，載了一個她最畏懼的人——英首相邱吉爾來。

當他們聽到，在情勢緊張中，英首相特意從倫敦來都爾。和法政府相議聯合繼續抗戰，會議廳內，空氣立刻一變，人們都興奮異常。會議的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應該向英首相提出這樣，有的說應該向英首相提出那樣，平日他們意見已經不能相同，這時當然更加不會一致。可是他們終於同意了。夏蓮波狄發出的命令，要他們向英首相提出單獨和平的要求。

外面魏剛更向他們恐嚇，說接得報告，共產黨已在巴黎起革命，他們非立即停戰不可。可是，頭腦冷靜的內政部長，曼道爾不會受他的愚弄。他馬上和巴黎的警察總監通話，得悉巴黎平靜無事，因此他便和魏剛大吵了一回。

那時夏蓮波狄在會議廳鄰近的小室內，踱來踱去，焦急異常，波道恩更跑出跑入向她通報消息。魏剛被反斥的消息傳來，她目睜

口呆好像發了狂。

邱吉爾來臨的時間快到了，她更不知所措，最後，她祇得忙急到拿鉛筆寫了一張字條，叫人立刻交給萊諾。

「立刻交給萊諾！交給萊諾！」她喝令僕人。

那僕人太冒失了，拿了字條，跑入會議裏見人便給。收了那字條的不是萊諾，却巧是高爾將軍。高爾將軍把字條拆開，見上面寫着——

「不要忘記你會允許我，今晚要向英相獲得允許法國要單獨言和。」

十三 單獨言和

高爾將軍拆開夏蓮波狄底字條時是下午二時五十五分。下午三時邱吉爾便從飛機場乘汽車抵達都爾市政府公署，直入會議廳。

當時會議所得的結果祇是公推魏剛將軍以聯軍統帥的資格，向

邱吉爾提出法國單獨與德國言和。萊諾等迎接邱吉爾入席後，魏剛將軍起立致詞，兜了一個大圈子，說了很多不着邊際的話後，才把法國要求單獨與德言和的一點提出。

魏剛將軍說完，邱吉爾站起來了。在圓形的大會議廳內，這個英國的政治巨人，無論在體魄上，在精神上，都高出於那惶恐的一羣。數月來，他們祇會彈彈政治的小調，讓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而不顧。現在驟然聽到邱吉爾高談光榮，勇敢與盡忠的大道理，都有點忸怩不安。

邱吉爾用大無畏的神態，肯定的語氣，爽亮的聲調，滔滔汨汨，把聯合抗戰的意義盡量發揮，震動了整個的議廳。對魏剛將軍的單獨言和一點，邱吉爾在他的演詞中，完全置之不理。

會講廳內的一羣，一時也好像忘記了魏剛說過的投降論，靜聽邱吉爾演說着急的祇是廳外的夏蓮波狄。她可以想像出邱吉爾演說的激昂，也可以想像出那些聽的人們的懷疑不定。

她在室內踱步幾下，不時用力地頓足，最後，她不能再容忍了，她打開了門，大踏步地跑向會議廳去，準備向邱吉爾提出質問！不知是否事前內政部長曼道爾已經料到夏蓮波狄會闖進會議廳來，他老早便把門前的守衛更換，並發下命令，無論何人不得放進。

當夏蓮波狄跑到會議廳的門前，她見到守衛的不是普通的士兵，却是曼道爾主要參謀人員利和爾指揮。

「讓我進去吧，指揮官！」她大叫，「我必要和萊諾談談。」
利和爾指揮站立不動。

「太太，我不能讓你進去，」他莊重地說，「我奉命不讓任何人進去的。」

夏蓮波狄聽了大怒。她一時說不出話來，她底可怕的目光，釘在利和爾指揮的臉上半晌，她忽然伸手，用力地在利和爾指揮臉上摑了兩掌。

回到她底房間去，夏蓮波狄怒猶未息，頓足擲物，鬧了一回，忽又平靜地坐下，拿了鉛筆很快地寫一個字條給萊諾。這字條內容和前一次的差不多，無非叫萊諾遵守諾言，立刻對邱吉爾提出單獨言和，不過祇在字間之下，多用力地用紅鉛筆劃上了一劃。末後，又另有一節再啓，要萊諾立刻把利和爾指揮免職。

這張字條和第一張一樣，不能送到萊諾手上，高爾將軍早有主意，他把來往的信件一律扣起來。

夏蓮波狄在房間內等候得不耐煩了，倘若不是波道恩及時跑進來，她又不知要鬧出什麼花樣。

波道恩帶來一時的好消息。他告訴她邱吉爾後來沒有堅持要法國繼續聯同抗戰。雖然他沒有代表英政府接納法國提出單獨對德言和的要求。

事情大概是這樣，從萊諾和大部閣員們底畏怯的表情，邱吉爾已經看出他們的不可與謀。他底敏捷的構思早已有了應付的計劃。

可以在未經和他底閣僚會商過之前，他不便把計劃對他們說及，這樣，他祇得聲言，將把會議經過，回英向閣僚報告，經過各人商議之後，再給法方一個最後確實的答覆。

十四 遷到波爾多去

夏蓮波狄和波道恩相信邱吉爾的遲疑是知難而退，兩人不禁狂笑起來。

當他們走出走廊時，遇了利和爾指揮。他見他們滿面笑容，一時忍耐不住，便不顧死活地大聲說：

「你們兩個傢伙可以滾開了，你們底陰謀工作已經完了，也好離開這裏吧！」

夏蓮波狄和波道恩好像聽不見一樣。

他們離開那裏了，可是整個法政府也離開了那裏，他們再遷都到波爾多去。

英記者描寫當時的情景是這樣——

「……羣衆在市政府會議廳外等候着。他們以爲內閣總理和閣員們在別論着邱吉爾特意飛來告訴他們的決不可以投降的主張。可是，邱吉爾離去之後，閣員、部長、高級官員們都忙着向公家用的汽車找座位，準備向南撤退的波爾多去。近來法國最紅的女政治家萊諾總理的密友夏蓮波狄伯爵夫人，所占的汽車位置特多，她要找地方安置她底無數的皮箱，找座位給她底女僕和哈巴狗。法政府特意留下幾個人員在都爾，料理夏蓮波狄伯爵夫人的需要，務必要令她滿意……」

邱吉爾離開都爾的時候是六月十三日。六月十七日，英軍事代表團由史披爾將軍及李萊特勳爵領到波爾多來。他們的使命是向法政府提出建議，打算聯英法兩帝國爲一體，一直到戰爭終結。在戰爭期間，英法兩國人民有共同的公民權利與義務。

在會議席上，有幾個閣員要求給他們副本去研究，史披爾將軍

說，副官處人員可以把提案譯成法文的，他一壁說一壁把靠近他的座位的門打開，準備叫副官處人員進來，不想他一把門打開，跪在門外，伏在鎖匙孔上傾耳偷聽的夏蓮波狄跌進裏面來。

夏蓮波狄爬起來，不顧一切地憤然地從史披爾將軍手中奪過了提案，喝道，「你拿些什麼？」跟着她把提案拿去讀，讓閣員和高級軍官們，日睜口呆地看着她。她讀完了之後聳一聳肩膀，把提案塞回史披爾將軍手上說——

「哼，你們向我們提出的，簡直想把法蘭西變成英國的殖民地？」

那一天晚上舉行閣議，萊諾首次遭遇到反對，但終以三票之差，把反對者壓倒，而反對他的都是夏蓮波狄的好友。

英法聯合的提案遭到否決，英軍事代表團便離開波爾多。法政府內的投降分子更大事活動起來。貝當、魏剛、頓伐爾一輩老牌失敗主義者，更彈冠相慶，因為萊諾的場台已在醞釀之中了。

夏蓮狄波怎樣潛移默化了萊諾，已經很明顯地擺在我們目前，在法蘭西悲慘的末日時，她和她底私黨怎樣威脅也已經可見一斑，現在不必多費筆墨去細表。他們傾覆法蘭西的行動，重要的還是她（他）們這種行動底動機的暴露，且讓作者在下一章把它詳細地交代一下。

十五 悲劇的幕後

利用美麗的女人去進行一種陰謀，並不是一樁新奇的事，尤其是在國際間諜上。可是，這裏沒有一些證據可以說夏蓮狄波是受人主使的，事實很明顯，她對德國不抵抗的主張是間接受了接近她的人們所影響。那些人們都因為私利或其他原因，不願意希特勒失敗而希望希特勒勝利。

因為她底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背景，她底政治同情自然右傾。同時她想盡量取得這右傾人物的援助，來做萊諾的政治地位——間接

做成她自己的——所以這些類人極接近。最壞的，從右傾人物羣中她更待接近了奧托，阿畢斯。阿畢斯原來是個納粹黨的特務人員，帶了很多錢，到法國來活動，他收買了報紙、編輯和出版家。他更收買了政客。據說他曾驕傲地說過，他底提包內，有十多個法國國會議員。他底說話不會憑空砌說的，某可靠方面說過，在法國六百一十五名國會議員中，有三百多人接受別人接濟。

阿畢斯直接受德國特務機關指揮。他底事跡太明目張膽了，戰事爆發前，法國政府曾令他離境。可是，現在他已經返維希。貝當傀儡政府的幕後，他是扯線人之一。

戰事未發時，阿畢斯在巴黎社會上很活躍。在古洛素侯爵夫人和夏蓮波狄底宴席上，他都是常臨的貴賓。上面已經說過古洛素侯爵夫人和夏蓮波狄是老敵人，在巴黎，能夠同時週旋於她們兩人之間的，恐怕祇有阿畢斯一人！

仗着他底靈活的手腕，阿畢斯不祇在法國政治圈內，擁有很大

的潛力，同時他對於法國政治的動靜，消息比誰還靈通。甚至他離境後，甚至二次大戰爆發後，過散佈下的間諜網還得存在。巴黎政府每一樁事情發生，德國的特務機關知道比一般巴黎人還要早。

法軍當局決定增調一師兵到前線去，兩小時後，德方便接到報告。當甘茂林將軍巡視前方，德國的廣播詳述它比英法的報紙還早。當萊諾與達拉第爭吵，德國廣播台也很快便詳細宣佈出來……

這未必是夏蓮波狄一人之過，可是，她和阿畢斯來往，對這種事件增加了很大的可能性。

夏蓮波狄和古洛素侯爵夫人，早給阿畢斯把她們做成一個甘心的納粹第五縱隊。

這外來的陰謀，不久便做成法國政府內部的賣國勢力。貝當、魏剛、賴伐爾——三人都是萊諾昔日的政敵——通是把私人利益看得比國家大事還重的。他們恐怕國內革命比國外的侵略還甚。他們都是個失敗主義者。關於魏剛，萊諾會這樣說過「叫我有什麼辦法

？我們底統帥是個失敗主義者！『達拉第自明與協定之後，早已入了失敗主義者的陣中。這內部的先腐，比敵軍的外侵還危險，所以結果希特勒還未大舉進攻，法國便先自崩潰。法蘭西的光榮斷送在他們手上！』

十六 悲劇的收場

『幾日間，我失掉了我底國家，我底愛人』

——保羅，萊諾

右傾和失敗主義者們，本想利用希特勒來償他（她）們底大慾的，可是結果希特勒却利用了他們，償了他底大慾。夏蓮波狄便是個很好的代表。

她最初迫萊諾和希特勒言和時，目的無非是想保存萊諾——也是她自己——的權位，趁着大勢還未去，可以向希特勒取得較優的代價。她執迷不悟，即到最後一分鐘也想把萊諾拉過投降者們的一

邊。可是，萊諾到底良心未泯，他不肯受賣國的罪名，去接納希特勒的招降條件。他甯願辭職不幹，不願自己愚弄自己。虧得貝當這老糊塗，能夠甘冒不諱，出來完成這投降的勾當啊！

萊諾辭職後，他和夏蓮波狄無形中已經是個囚徒，他們行動上極不自由，關於他們的消息，外間也很少聽到，直至他們在波爾多附近駕車失事，夏蓮波狄，萊諾受傷，人們才驚動起來。

他們當時是想逃往馬賽去，再轉往美國，去作海外寓公的。有人說新政府有意放他們逃出，然後在中途加害他們；有人說這計劃不是出自新政府，却出自納粹黨人，更有人說他們是準備一鼓自殺，作同命鴛鴦，傳說紛紜，很難一定。這裏且聽萊諾自己道來吧！

萊諾所說的這件事情的經過却很簡單。

睡在一間旅店的昏暗的房間裏，萊諾撫着纏滿繃帶的頭，對站着的一羣朋友和外交使節說：

『那時是午餐後，我們正向着聖麥斯堪前進。我很久沒有開汽車了，這回駛來有點生硬。那架汽車是新的，有力的。當駛下山坡時，行得特別快。忽然太陽照着熱得難受。前頭有一架運貨汽車從側路駛出。那時想掣止已經不及，我祇好盡力趕快轉側閃避。車身轉擺了幾次，便向一株大樹撞去。我被拋出車外，跌落田中，臉部受了重傷。可憐夏蓮當場便跌死了！』

他從枕畔拿出一隻手鐲，光影照耀。各人都不問便知是夏蓮波狄底遺物。他眼上充滿了淚，聲調也變了，淒慘地說：

『呀！幾日間，我失掉了我底國家，我底愛人！』

1010

法蘭西女子傾國記

每册實售壹元貳角

原
著
者

Collins

譯
者

鄧
士

民

發
行
者

張
有

為

發
行
所

新
文
化
出
版
社

重慶
桂林

桂林

印
刷
所

建
國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出版

078